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漫长的那一夜，那是一种在困境中无助且焦虑的状态。蔡骏的书有一种力量，在无常的命运面前，让内心更加柔软，回忆更加丰盈，爱也更有力量。”“感谢蔡骏的作品陪我度过不眠夜，这本《最漫长的那一夜》会给老读者们带来熟悉亲切之感，也突破了他一贯的悬疑风格，在社会派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虚实结合的故事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夜的深沉”。——这些来自读者的评论，说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蔡骏的新书《最漫长的那一夜》。

青年小说家蔡骏以出色的想象力与严谨的构思创作了 20 多部

蔡骏与他的悬疑世界

◎ 叶磊

中长篇悬疑小说，连续 13 年占据中国悬疑小说畅销榜首位，简体中文图书总销量突破 1400 万册，图书版权输出欧美、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2002 年首部长篇小说《病毒》出版，迅速引起关注，长销至今；2005 年《地狱的第 19 层》创国内同类小说单本销售纪录；2007 年起《天机》（四卷本）陆续上市，总销量逾 400 万册；2011 年《谋杀似水年华》出版，开启中国社会派悬疑小说先河，之后又推出《地狱变》《生死河》《偷窥一百二十天》等口碑与销量俱佳的社会派悬疑力作。

《最漫长的那一夜》第一季去年 8 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上市一个月即热销 20 万册。第二季今年 4 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二季共有“33 个”难忘之夜。优质的文学原创，引来多家影视公司的关注。其中收入第 1 季的《北京一夜》获得“茅台杯”短篇小说奖和“百花文学

奖”，当初蔡骏将此作投给《上海文学》，责编金字澄老师赞之：“小说很棒，充分展示了拓展力量与特点。”33 篇有关黑夜的故事波谲诡异，亦真亦幻。从悬疑到怀旧，从青春到爱情，从“变形金刚”到“哆啦 A 梦”，从“北京一夜”到“这个杀手不太冷”，所有主要叙述发生在一夜之间，所有视角几乎都来自我的第一人称。人在特定时代中的命运感特别强烈；第一人称的手法，既使诡异变得真切，又以某种抒情性扣动人心。小说的悬疑融注社会性根由，故事也便更有艺术力量。时代变革中被命运裹挟的都市人群，在困境中无助、焦虑和挣扎的状态，如一把把刺向绝望的希望之刃，直刺社会各阶层的痛点。因其强烈的代入感，更像是我们自己出演的“人间喜剧”和“悲惨世界”，铭刻着不同时代的大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悲欢交集的记忆。虽然极端环境会扭曲人性，但每个人都有选择，有出路，以及无限希望。蔡骏说：“每个人一生中都有漫长的那

一夜，那是一种在困境中无助且焦虑的状态。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依次长大，有的人失去了很多，有的人干脆直接老去，有的人至今仍然活不明白。我希望这本书可以给这些人力量。”

“蔡骏从故事的外壳讲述、剖析了现在富裕阶层空虚、荒诞、寻求刺激的种种妄行。实际上揭示了当下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因为文化的缺失而导致的价值观的普遍变质。”——作家沈嘉禄如此评价。“尽管它是所谓的类型文学，以悬疑来作为号召，但他在里面又加进了很多人文的东西，加进了他对世界的很多想法，而不仅仅是讲一个鬼故事或者杀一个人。”陈村说。著名评论家王干表示：“蔡骏是把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两张皮合起来了，他的小说，不是简单的类型小说或者简单的说鬼故事，他的文字里面有诗意等一些纯文学里面所要表达的东西。”无疑，《最漫长的那一夜》充分显示了蔡骏的写作才华与文学能量。

给孩子的动物寓言

◎ 光芒

《给孩子的动物寓言》，是黄永玉先生亲自绘画并创作的 138 则与动物有关的寓言。一幅画配一句短语或一篇短文，里面有拉磨的驴子、一只不顾腰身尺寸的爱面子的河马、七十二变的孙猴子……或讽刺，或俏皮，或温馨，其间有着无处不在的快乐精神。这些灵性十足的动物画作，贴近孩子的心灵，给孩子以艺术的陶冶与享受，培养孩子的艺术感觉。这让人想起了另一位“老顽童”丰子恺，在用艺术提升儿童对生活审美感受力这方面，有这两个可爱的老头子，孩子们真是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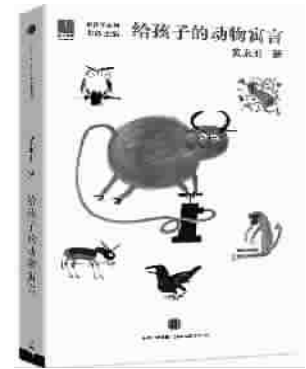
黄永玉先生是好玩的。于世事

人生，他怀有一份经历起伏跌宕，看透世界后的宽容与坦率。在他的画作与文字中，洋溢着童稚、喜悦与奔放，还有一种快乐精神。精辟的短语小文与漫画相配，传递出通透的人生观；一句充满机锋的短语或段落，或幽默逗趣，或意味深长。如在《龟兔重逢》中，他写龟从容步行于道。兔笑曰：“冠军何往？”龟言不移目：“赴香山观红叶。”兔曰：“如此速度，恐红叶过矣！”龟曰：“呸，败军何论快慢！”语讫，稳步向前。读后，让人不禁莞尔。

黄永玉先生没有说教式的意念灌输，也没有“一本正经”的艺术表现，他借用日常相关的趣闻轶

事、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引导观者深入思考。如在《螃蟹、猫头鹰和蝙蝠》中，螃蟹、猫头鹰和蝙蝠去上补习班。数年后，它们都顺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螃蟹仍横行，猫头鹰仍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蝙蝠仍倒悬。这个寓言的寓意很简单：行动比知识重要。字里行间意味深长，于生动活泼的形象中揭示严肃深刻的哲理。

童心未泯的天真之趣，是黄永玉先生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别出心裁、剑走偏锋的思维背后，是艺术的幽默、人生的练达，是鲐背之年的古韵沉香。他在《蜈蚣》中写道：“我原以为多添十



几对脚，就可以走得快些。”《黑熊》中写：“我顺利地爬上树，却总是狠狠摔下来。”《青蛙》中写：“风雨前夕，叫得最响亮的当然是我。”而《猴子》中又写：“不管我多么严肃，人还是叫我猴子。”黄永玉用自创的独特形式，于会心一笑中蕴含深刻道理，送给孩子一份相伴终生的礼物。

新书推荐

《幽默书房》系列 5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 册包括：(英)J.K.杰罗姆的《闲人痴想录》、《三怪客泛舟记》、《三怪客骑行记》、(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的《小镇艳阳录》和(英)威登·格罗史密斯的《小人物日记》。这套文丛致力于挖掘幽默文学中的翘楚之作、文学史上的经典，比如钱锺书先生“叹为奇作”的《小人物日记》、《绅士》杂志所评“史上最幽默的 50 部文学作品”之《三怪客泛舟记》，林语堂先生眼里的“现代大家”、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幽默大师斯蒂芬·里柯克经典佳作《小镇艳阳录》，这些作品在市面上已难觅其踪，《三怪客泛舟记》续作《三怪客骑行记》更是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幽默书房》系列 5 册，是孩子大人皆可快乐阅读的佳作，对于开阔思路、熏陶幽默精神有益处。

《相约在书店》范用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为“资深”爱书之人，范用先生的一生都与读书、编书、写书紧密相连，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主持创办《新华文摘》《读书》等杂志，编辑《傅雷家书》《随想录》等图书。在其为书籍的一生中，范用先生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众多名流结成师友之谊，丁聪、田家英、戈宝权、巴金、吴祖光……从他的回顾中一窥他们的生活侧面与内心曲折，重温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无法孕育的读书人心灵史。此外，本书不仅有范用对名家的回忆，还有他对普通人如启蒙老师、少时书友的缅怀，这些怀人文字平实、质朴，饱含着经由岁月沉淀而来的人生体悟，平静克制、哀而不伤，刻画了一幅读书人群像。

《血缘的历史》吕澎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血缘的历史：1996 年之前的张晚刚》是艺术史家吕澎对当代著名艺术家张晚刚 1996 年之前的艺术历程的个案研究，也是一部真诚、动人的传记。通过大量的资料文献，包括书信往来、日记、画作等，吕澎对张晚刚的成长过程、艺术历程进行了一次多维的叙事和解剖，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对艺术的热情和执著，生活的欢愉与痛苦，以及那个时代的最好与最坏，让读者能够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艺术实践了解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记述一个艺术家的私密故事，而是书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

《自在的旅行》(日)松浦弥太郎著，中信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此书是日本生活美学大师松浦弥太郎的代表作，记录了他与著名摄影师若木信吾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地的行走见闻，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记录下对未知地方的感受。不事先规划旅程，不上网查找信息，而是背起背包随性漫步，享受走路、观看、聆听、感受、邂逅、观察的轻松心态，这是松浦弥太郎对其生活哲学的亲身诠释。“未知可以激起我们生活的光芒。”

寻找与投射：华亭诗群的意趣和探求

◎ 杨斌华

《华亭诗选》(徐俊国主编，沈阳出版社 2015 年 7 月)甫一问世，即引起诗歌圈的瞩目。它表征着上海诗坛主要是 70 年代以后出生的一茬年轻诗人的写作路径与水准。放眼远眺，有这样一些正处创作盛年的诗人的名字正不断闪耀在诗界的星空，譬如陈仓、徐俊国、古铜、张萌、漫尘、语尘、南鲁等等，他们的作品汇聚成一束游荡栖居于城市文明，深怀虔敬与渴求，不懈地缅想与冥思的精神之光。

我以为，诗群聚合是氤氲和提振诗歌生态的颇佳方式，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即使在松江悠久的历史上，任何诗体词派意图鹤立文坛，引领风尚，自成一格，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依凭文人意气、思想话语的相互激荡，让诗意时光绵久不息地堆积成塔。也许正是因为诗人“一边浪迹天涯，一边坚守对白云的信仰”，他们的独酌与群饮、自白与冥想写就的都是一份“孤独之书”，而“每一个文字的凸显，都将被曙光填满”。

子微的诗作善于从寻常事物

的实体或生活实境中取材，感受纤敏洗练，语象错落有致。曾经有同好认为，“她的语言或倾泻而下，或汨汨涌出，随手便是盎然的诗意，又融合着哲思的语言世界，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和幽妙的形而上意味。”即便不从女性视角和语调来加以评析，我同样以为她的诗不经意间喻示着城市文明群落中人的——一种精神的寻找，一种悲悯的情怀，一种渴望心灵皈依的祈盼。

在既往对于复杂斑斓的当代诗群的诊问中，我曾经一直试图寻找某种相对于现代个性的顽强表现而言的特异的存在。我觉得，它既应该体现在诗歌形式感的变化上，显现出一种迥异于他人的独有的情绪特质和象征语义，又源自写作者内心经验及其价值观的深度蕴积。近年来诗坛的传达，表征着一种看似不无矛盾的悖论的现实：诗人的身体乐意寄居、游荡于传统日渐崩解、生命承受重负的喧嚣城市，心灵却时时依恋着难以返回的故乡，并以一种文化优渥者的姿态用文字记录并袒露不可复

制的个人经验，似乎在为日益败落的家乡田园、故土命运振衰去蔽，用语的低调素朴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泄露出某种文化话语权力拥有者及叙述者的高蹈翩跹。这或许才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现象。

在如此情境下，我们来阅读华亭诗群中张萌的作品，反而使人感受到一个精神找寻者的激越而清晰的内心跃动。张萌的诗行间仿佛布满着时光的碎片和生活的履痕，他试图从自己由乡村至城市的记忆与现实的经验出发，“用歌声点燃生命/用歌声等待生命中最隆重的燃烧。燃烧—— / 阳光下，你是一盏黑色的油灯/歌声里挤出火焰的灰烬 ”(《蝉声》)，使简约而丰饶的诗意语象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种暗喻。在他内心深处，似乎存在着一种不断漂泊找寻的渴望。张萌的许多诗作充满着自然与生活的鲜活气息，仔细阅读，你更会捕捉与领悟到，对作为这个世界“盲孩子”的他而言，燃烧与光亮似乎始终是其情致表达中最强烈而明晰

的颤音与符码。这无疑是他独具的，并在无意中形成的一种诗学层面的认识图式。张萌诗的景象及语态平和静好，又不乏一种内心的盎然和情志的飞扬，努力从个人的视角来凝神关注世界与整体的生存救赎之道。这应该是他的作品在华亭诗群中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与之相仿，漫尘的诗一如他的名字，也许同样可以说是一种归于尘俗的写作，散发着浓郁的民间生存的痕迹与气息，以及生命自然交互动听的融洽与生动。漫尘乐于表达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对人生的思索感悟，其作品无不显示出一种近乎自语的探求与皈依的渴望。对一个试图独标一格的诗人来说，在语言功底苦心营造的背面，真正可能使之厚积薄发、成就佳构杰作的，是如何冲决精神与艺术视域的自我限囿，如何具备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蹈厉飞翔的思想人格。而这对华亭诗群的年轻诗人而言，目前着实面临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迷津和情感沼泽。